焦氏澹園集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九

墓志銘

奉政大夫南京刑部福建清吏司郎中沱溪

苑公墓志銘

嗚呼余曷忍銘公哉曩公官留都遣其子若壻從余兄伯贒先生游余時髮未燥也而公奬進之者備至頃備員史局公子若壻時時相過從講舊好葢三十年如一日也則聞公春秋高矣而步履矯健齒髮光好方以爲百歲不啻矣嗚呼孰謂其一

疾而遽辭人間世哉公子孝廉時蕃輩將以三月
廿有三日塟公祖塋之原先期以外弟孝廉劉君
狀丐余爲銘按狀公諱圓字公甫姓苑氏號沱溪
國初諱士成者自清苑徙寶坻縣之洛水沱村世
有隱德四傳而爲封翁章性剛毅有揮霍才家日
起配吳生三子公其長也自幼穎異不喜嬉戲大
父禮甚愛之嘗謂封翁曰此兒必亢吾宗及受讀
封翁督之嚴公奉教惟謹弱冠起民間褎然首諸
生籍自是益肆力於學夜篝燈起讀以爲常督學

使者謝公邑侯武公孫公交口稱之庚子中順天府鄉試癸丑登陳謹榜進士釋褐授鳳陽府推官廉直不苛時倭寇勢張甚撫院檄兵往赴之兩將後期法應斬公惜其才萬方救解卒能以功贖富民吳若戚以詿誤久繫諸理官知其枉無敢出一言以明公毅然白兩院釋之其理冤釋滯不避嫌忌皆此類也中丞若按部使者薦剡無慮數十上丙辰進南戶部浙江司主事會推北新關者當代司徒廉公材輒屬之時浙槩中倭商販不通意歲

額且詘公曰東南民力竭矣乃益務縱舍之聞者輻湊歲終會計顧浮舊額者什三悉籍而上之事竣還原職再期進員外郎尋陞南刑部廣東司郎中大司寇白石蔡公一見語合有疑獄輒相咨議從末減者居多己未冬考最階承德郎封父如其官母吳妻彭俱安人明年以風霾大察中蜚語左遷公六安州同知嘗署潁英霍州縣事政尚寬簡隣郡縣聞之求理者趾相錯凡有守令缺即曰安得若公者而父母我也奉命覈前中丞某軍餉人

謂公且引避竟以實上時論壯之當道王公廷朱
公炳如尚公德恒亟稱公以首薦牘進懷慶府通
判以内艱歸服闋復除河南衛輝府通判諸馬政
宿弊爲之一洗中丞朱公衡按部使者李公邦珍
冏卿董公堯封交薦之庚午進池州府同知攝府
事更攝東流青陽二縣與革允當且廣厲諸生得
民與穎英霍同按部使者劉公世曾中丞張公佳
胤連疏薦復進南刑部福建司郎中公再至郎不
無俛仰今昔之慨而於勤修職業者愈兢兢焉癸

酉春　今上嗣位覃恩進階奉政大夫封父如其
官母吳安人配彭安人進宜人公故倦游會甞封
翁退意彌决服除懸車不肯起大司寇謝公登之
大司馬劉公體乾冢宰王公本固咸以未竟用惜
之或有趣之出者公曰嘻吾年未六十顛毛種種
矣奈何僕僕磬折諸貴人前耶課晰若讀是亦拙
者之為政巳歸而為德於鄉者垂二十年誠心為
質無少長貴賤靡不服之親故貧乏不能存者周
給之不厭居恒幅巾白帢手一編自娛意澹如也

生正德乙亥九月二十一日卒萬曆甲午四月三
日得壽八十配宜人彭先六年卒丈夫子六人時
茂國子生娶楊氏繼孫氏俱先卒時蕃舉人娶黃
氏時蓁國子生娶蕭氏蚤卒時芳國子生娶喬氏
時薺縣諸生娶郝氏繼劉氏時藻縣諸生娶趙氏
女五人長歸縣諸生王九成先卒次歸玉田縣舉
人李充大次歸豐潤縣諸生谷應徵一許聘艾應
吉一許芮昌齡孫男三長弘猷縣諸生次弘衜時
芳出弘衜以公命後時茂次弘典時薺出曾孫一

興楨弘猷出嗚呼造化之理一洩而無餘者卒不
可繼其含采鬱鬱者卒有時而吐乃其常也公以
未老之年毅然自斷與千鈞之弩發而不中摧撞
折牙以圖息機者同蓋位不盡酬才名不盡彰實
而公之所未盡者有子若孫焉繩之則曷莫非公
用耶是可銘銘曰
竭竭大夫崛起于燕有蔚其文有韡其賢奮跡鄉
書甲第蟬連再入刑曹多所矜全璽書煌煌恩賁
幽玄世好脂韋廉直棄捐大夫明哲搴裳而還仕

爲畏塗曠不謂然悠悠者流觸機而前如公勇退息影林泉且遊且嬉二十餘年壽開八袠無疾終天於人也畸其天者全史氏銘之瘞於墓田松檟蒼蒼公名永傳不弛不騫萬年之阡

戶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畢君一衡墓志銘

君畢姓諱似范字一衡父松坡公某太子少保戶部尚書頃年八十奉特旨存問者也曾大父貴大父高皆以宮保公貴贈戶部尚書宮保公負大節爲三朝名卿配夫人邵舉三子伯士涯仲即君季

士渙先祿署丞君性儁爽敦孝義事兩尊人篤至夔夔齋栗與昆弟友愛甚昵居恒自相師友即塤奏而篪和不啻也起家貲介子而無他厚畜徒以廣置廢山燒地種木久之大竹長杉回合蔽虧而君遂以貲饒一時然不以恣己之爲而盡其嬴爲賑鄉交遊費盧鄭兩人君童子時師過其廬升堂展拜歲時必餽問以爲常見道殣者駐車立棺瘞之乃行有急難求假隨力以應未嘗避遊士至其家無不滿意去故飢者食病者藥而又助修黌宫

易民田廣其地捐三百金不惜也明與陳王兩公考古聖賢微言自得於心以警寤學者及其久也流風寖微至余師耿先生復大振曩在南都徽池寧三郡尤盛宗之符卿潘去華其一也君嚴事以爲師會先生鄉人李君鳳釆與君弟共學與者十人君有會於其言嘆曰學不可已也而僅僅數人何示人不廣耶於是爲創陵陽館盡招里中及他郡有志者與處或欲出山谷求師友君具資斧戒僮僕從吏其行而庶幾成之所謂耻獨爲君子者

非歟是時君名落公卿間藉甚楊少宰祝司諫蕭方伯崔大行謝計部翟學博君皆與往復朋友過從曲巷棐几茗飲冷落或窮遊縱觀杯行淋漓卒爲人講說眉踈目明照坐奕奕夜闌燭盡相對忘疲大率尊禮其耆宿以覬進而感厲其少壯以就學數年之中爲會者徧三郡從遊者數百人朋簪四合聲流畿輔嗚呼盛矣君少爲博士弟子以任子恩入辟雍七試不售宮保公強赴銓授督府都事使歸邵夫人病劇封股肉和糜以進卒崔宜人

侍臥起無敢歸寢者三歲疾乃差宮保公趣行單車以北晉督府經歷再晉戶部員外郎三典職壹意奉公不以秋毫自點時東宮婚禮費踰常格數十倍君以職事所關力爭之疏雖留中而尋獲減十一二自君始也以日夜念親不釋移疾歸歸踰年邵夫人疾大作日夜料理湯藥竟不起君神意俱盡哀慟累絕斂含之次宿疾發不自知踰二日覺痛甚則氣已脫不可爲矣臨絕無一語惟曰陵陽館諸君不可慢也一時知交多慟哭失聲既政

語則涕下不自禁蓋君之所感者深矣配沈贈宜
人繼崔封宜人以賢孝著成君之名蓋多其力云
子三汝楠邑諸生次汝柱皆沈出相繼卒季汝楩
側室朱出聘崔處士廷信女孫文煒聘施孝廉天
性女君生嘉靖丁未八月十有一日卒萬曆庚子
六月二十有三日享年五十有四以某年某月某
日塟其山之原而余爲之銘曰
君一倡兮塡如堵墻朋來數州兮紛其盈堂道風
煽兮十兩霜嗟若人兮孰可忘廣者地兮高彼蒼

詔來禩兮靈勿爽

昌黎縣知縣念齋陳公暨孺人段氏墓志銘

余先世苩之海曲人同里侍御陳君曷官京師余數過從咨山川人物因得其尊人昌黎公之爲人竊嚮往之迨侍御秉憲中州過家覲省曾幾何時輒馳使訃余并函所爲狀屬銘其墓門之石余曷能辭按狀公諱良輔字鳴治別號念齋世爲苩父人少鞠於伯父前是公父易簀時公生五齡耳乃摩其頂曰續吾宗祊仗此兒矣幸成長能無墮青

籍業乎公感泣若成人然髫齔時屬文聞出奇語
為先輩所賞雖家貧甚至裘飪不給誦讀不為輟
弱冠補州學博士弟子茹荼績學文日益有名先
後督學使者虞坡楊公江峰呂公咸歎其閎博非
曹耦所能儷也嘉靖丙午領山東鄉薦七上春官
不售歲乙丑謁選分符貞定之靈壽縣至則約已
惠民所為拊循若不遺餘力一時編戸如登春臺
而邇慈母者當道僉以上考註之丙寅調昌黎公
治昌黎與靈壽同縣治南臨海岸雖屬邊徼不設

中虜屬秋至城水漲城北方圮版築欲興而虜倏
至公登城瞻望遍山盈野若蟻附然有周生者挈
家闖門投北山而去且揚言曰此危城足支虜乎
坐是繼往者趾相錯於路公怒馬出亟止而諭之
曰城北雖稍圮吾有策可當長城也人心始稍定
城之罅盡索巨木抵之設旗幟部分居人以守獨
北城無敢往者公率百人身當之頃之虜薄城下
連攻三晝夜不休獨北城疑有備不敢近越十二
日虜攻愈急公厲氣巡城大呼曰吾輩當以死拒

賊城全爲功臣城不全爲烈士奈何坐自斃乎闔者感泣自奮是日自卯至午急攻不下守者矢石交下虜中傷者甚多尋自引去凡避山谷者百靡一脫而城中億萬生靈藉以全活於公論功行賞當何如者顧偵者不解公出城諭留居民而謬謂公懷印綬爲引避計廵關使者竟以是論罷之公不屑意也公歸既久屬今　上壬辰侍御自家入內臺以公禦虜事備爲疏欲聞之朝公持之曰吾居恒不求知且事二十年往矣卽　主上憐而白

之欲何爲第汝直道匡時如古埋輪折檻者之爲吾願足矣侍御乃止昌黎士民顧時時思公不置祀之名宦祠已又請於令馮鵷工庀材創專祠肖公而尸祝之祠成鮐背兒齒不期而集曰不圖今日復見公也低徊流涕而不忍去者累日嗟乎此豈可以聲音笑貌得哉公自巖居與朋儕道古彈碁餞送日月力田有餘積散之貧交踈昆季一時待之舉火者甚衆他如修城郭搆橋梁與婚嫠不能舉者不恤貧給里中歲累殍死者藏生者𢹂蓍

公力居多卒之日無遠近蹠戚來奔走哭奠其爲
德於鄉者可知已公生正德十一年五月二十日
卒萬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元配段婦道甚
修事伯舅若毋無異所親歲時采蘊藻羞祭祀篝
燈和丸課諸子讀以共成公之家教爲有助焉先
公若干年卒公以侍御令襄陵最階文林郎段贈
太孺人至是合巹於西郊之原禮也丈夫子三曰
最即侍御君娶蔣贈孺人繼李封孺人曰勸曰助
州學生勸娶劉蚤卒助娶左孫六元僙元受元敬

元度元賓元復亂受州學生昜出度賓勸出復助
出嗚呼公之仕也閱兩邑而未究其用保危城而
不居其功慶源福澤滙而沾溉後人迺侍御風裁
嶽嶽目無強禦直道匡時之説死若復生生者不
愧公之庭訓猶凜凜真可銘哉銘曰
有偉者公翩翩鳳姿兩試巖邑頓起瘡痍虜薄昌
黎害氣亘彌長虵封豕踴躍以鬭掙衝外舞缶穴
中戲屹屹孤城獨捍其危伊誰之功而以咎歸儷
德有婦宜於室家外内肅雝曾不怨嗟亦有長公

維　天子使公曰往哉直道以事神虢晨馳羃蹋
宵逝父能抗賊子亦忤權身雖墅退名不可鑴埋
玉有期銘詩無射云胡不怡以永宅窆

福建漳州府通判春沂王先生墓志銘

嗚呼自余舞象時選爲京兆諸生先生適以松陽
令改學博士至羣諸弟子試之拔雋茂四十餘人
督之加嚴每一義出必細爲竄定至午夜不休或
片語有當嘉嘆再四津津若有味乎其言也稍勸
時出酒𣃁相勞苦由是人人自奮惟恐不當先生

意者是時也凡屬先生所賞識率強半登上第而凡登上第者靡不由先生所賞識歷歷至今可指數獨余不類謬被先生知落落三十年頃叨一第而先生且不待矣嗚呼痛可言哉先生事親孝與二弟友外和怡而內謹立一切俛仰脂韋以投世好非獨不爲亦不知也故人目先生簡亢先生寔不然方令松陽也勤卹民隱扶其大蠹抑豪強扶尪弱諸武健者人人自危且以失上官意謫去其爲博士也直指使者屬秉文衡先生慨然曰吾安

取提空名攫金幣爲使者大恚以勢恫愒之先生卒不應雖莫可誰何然竟以是側目先生矣居久之稍遷漳州府别駕時倭夷首禍海波數驚人或不敢往且以尼先生先生曰開仕有擇人無擇地即吾不往誰當往者卒之軍興不乏海寇盡殲先生與有力焉亡何苦痰眩作歸計遂决兩臺若監司共惜之不能留也歸之日圖書外無一長物田廬蕭然一如疇昔居恒不以一赫𧾷虒致公庭角巾野服與緇流墨士相吟嘯時時泛扁舟過長橋酣

暢自適有欲談世故者輒以大白浮之迄不得關說而止嗚呼此豈所謂好行其志者非耶先生心可信於門人世儒而不能不忤於大吏政足行于窮櫚蔀屋而不能不躓于通顯豈其豐於性而嗇于命者然乎乃智故莫緜歡戚不入得以備醇白而全天年葢造物者之厚先生有不在彼而在此也先生諱銑字重之别號春沂生弘治甲子八月七日卒萬曆庚寅九月十有九日舉嘉靖庚子鄉試享年八十有七配費孺人先八歲卒子四葵臣

藎臣恭臣華臣葵臣華臣邑諸生女二長適嘉善陸萬年太學生次適顧一鳳府學生孫十人曾孫三人歲壬辰十二月廿有八日將謀葬先生于薛山之原先是華臣過金陵以墓門之石見委余徘徊今昔而重有感也乃灑淚爲銘銘曰

王氏之先自蜀來蘇卜築僊里崛起以儒先生及弟爲兩別駕閩漳粵韶聲實相亞三異齊軌一經爲師推心俊造稽顙耄倪自適則愉違俗匪病扁舟歸來魚鳥翔泳薛山峩峩雲樹蒼茫刊碑撰德

千秋永藏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贈太保謚襄毅王公墓志銘　代許師作

古真人在宥裔夏尊親豈嘗界中外如農之有畔哉漢文帝繕邊備遴將材而詔匈奴棄捐舊惡偕之大道蓋居然有古風焉輓近世則幾無聞矣國朝自　二祖汛埽乾坤威被胡虜疆場宴如者垂百年而已已庚戌虜闌入爲患斯時也求一大創之莫能任者至于屈膝請朝交臂受事稱藩納貢

喁喁向風則自 莊皇帝時始嗟夫非我襄毅王
公疇定其畫哉方把漢那吉之歸也公謂制虜之
機已握掌股故令之縛叛人惟命令之定貢市約
屬夷亦惟命迄今塞無傳烽亭有臥鼓享太平之
福者二十年顧不知公決策之難也而今已矣惜
哉公以萬曆戊子十一月十七日薨于里舍守臣
以聞 上驚悼爲輟視朝一日詔贈太保謚襄毅
予祭九壇仍遣中書舍人營兆域皆異數也公子
職方郎中謙以蕤之前某月奉楊檢討元祥所爲

狀丐余爲志銘余嘉公功在社稷銘其可辭按狀
公諱崇古字學甫別號鑑川嘉靖辛丑舉進士實
出鄭端簡公之門鄭負人倫鑒嘗大器公悉以國
朝掌故及戰守機宜指授之公時已奮然有自見
之志矣甲辰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八年出
爲安慶守庚戌改汝寧守乙卯晉副使飭兵常鎮
常鎮故無兵備以倭患特專設云巳未改鄜延兵
備副使壬戌晉按察使甲子晉河南右布政未四
月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　莊皇帝改

元晉右副都御史冬晉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
總督三邊軍務已何晉右都御史庚午改宣大山
西總督辛未晉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
史其年晉太子太保在鎮五載以協理京營戎政
召還明年加少保秋改刑部尚書丁丑改兵部未
幾告歸又十二年而薨先後官階十有九轉中以
刑名著者十二以兵事著者十八而公之勛名炳
炳耳目夫人能纚談之也始在郎署巨璫麥福縱
下為姦利公繩之無少貸分宜中貴溪公以危法

獄具而公不署名徐文貞公亟稱之在汝寧伊藩
驕恣置左右于法而歸其侵田大盜師尚詔蹂躪
吳楚間諸郡震動公設方略僇其魁數十人賊鋒
爲挫蓋公之戰功蘄蘄露鋒鍔始此在常鎮創海
防條議躬擐甲往來清江柘林率俞大猷等于海
洋殲倭奴二百餘級在寧夏上豫秋防六事虜寇
清水營遣大將吳鼎擊走之又招降卜兒丈三百
餘人虜徙榆林潰尾渣梁殺大將公親督勁兵往
救之先後斬首虜二百五十四級鹵馬橐牛羊輜

重三千七百七十其督三邊也念四鎮爲西北悲
而套虜番夷不一撈刈不足令震駴遂疏請旗牌
十事及延寧切要利病八事竅實行馬二歲中虜
三薄塞公遣大帥趙岢董一奎雷龍等擊走之尋
遣龍等出長城三百里至白城子擣其巢大破之
軍聲大震會流賊郭孟振鈔掠秦晉勢張甚公檄
兩省兵平之凡斬首虜七百六十七級鹵馬橐牛
羊輜重一萬六千四百六十蓋三邊功校寧夏不
啻三之而宣大薊俺答事尤踔絕先後云俺答者

虜酋之雄黠者也諸虜曰老把都兒曰永邵卜曰哆囉土蠻曰吉能曰切盡黄台吉皆屬焉而中國畔人趙全輩實傳翼之全居古豐州屋居佃作招亾命數萬號曰板升導虜數入塞公至鎮半歲會俺答孫把漢那吉者有所恨挾其妻比吉等扣關請降公喜曰虜事入吾彀中矣屬閫帥厚鞫之而上方略大指謂逆全等本以虜嚮導習虜虜厭戰即全等輕故今日非得全等懸藁街虜款塞未有期也國家懸賞格得全等一人賞千金拜官都指

揮請即其一以欵把漢老酋雖悖訐必不以流人
易孫子便朝議是之封把漢爲指揮使於是俺答
偵知把漢在公所又素恃桀黠未肯弭躬以好語
請也大舉兵薄城下索焉公堅壁清野坐困之而
陰部署兵馬扼塞處相持數日虜稍稍引退公即
縱兵尾擊之伏軍四面起虜腹背受敵一日七戰
所殺虜過當其酋兀慎擺要中創虜氣大沮知不
可以戰得把漢矣乃使人來言曰天朝歸我孫者
且款塞然殊無意執全等公察其僞乃盛陳兵出

把漢視之則把漢者已易纓纓佩印綬帶金瑩然洋洋無歸意公指謂虜使曰此几上物也　聖天子寬之若此此不足購趙全等耶我國家急正畔人法不急款塞也因遣將軍田世威等往諭意俺答且感且泣願悉如公令而請貢馬通市世世稱外藩公得請于朝虜果執全等九人易把漢去既獻俘　闕下因受　詔議封貢公議封貢乃如開原廣寧故事以馬易幣耳非昔馬市比也時俺答又約止不犯大同公執不可曰審若是惟有戰耳

遂悉要諸虜番文自老把都兒以下傳檄而定乃以辛未會奏并上錫封號等八事　詔下部集廷臣議言者章日數上沮之賴執政力任公計　上許可其夏降敕封俺答爲順義王諸酋拜官有差公親詣弘賜堡宣　上威德定貢市則諸夷羅拜龍帷奉表稱謝貢馬五百有九歲以爲常歲市馬驘牛羊十數萬而馬居大半其陜西馬附宣大入貢而互市視宣大準事竣　上大說祭告郊廟御皇極殿宣表受賀當此時鱗介易爲衣裳要荒置

之祖席而古捷伐斬馘之功不足道矣前是議者嘵嘵謂犬羊性叵測無能堅决即同事諸臣或可或否或可否半甚者稱引嘉靖馬市寒盟事搖動衆心公嘆曰吾即從容坐鎮何慮不以功名終然如國事何乃劃然决計不惜嬰天下之口　主上亦感其血誠格群議而從公可謂臣主相遭千載一時已自辛未迄于今邊鄙不聳所爲完室家若首領幾何所省軍興費又幾何繇此言之公之功可勝道哉予嘗論邊事在戰撫兩端然未有不能

戰而可撫者公之制夷不但孽孫來歸得握其機要而氣岸能吞吐匈奴制其死命故可禽可縱而功竟以撫就狀稱公因敵轉化不可端倪虜實欲迎佛因而許之杜殺端黃台吉實跳梁欲敗盟因而間諜其父子今各自爲備黃台吉失所部兵實內困請降因陽撫摩之拒不納也然終其身亦無他患其操縱諸酋皆此類故公之成功非偶然而已公既解邊事爲部尚書時傳御史應禎封事侵故相江陵　詔擬罪公不從薊帥戚繼光以公發

其姦私求解于江陵公又不從于是言者四起而公始不得安其位矣嗟嗟公威繫名王而不能討城狐之慝信孚絶域而不能結委蛇之知則信乎任事者之難也公歷事　三朝陪祀圜丘者三方澤者四朝日壇夕月壇　太廟先師廟帝王廟各四宴慶成者一禮部者一兵部者二中府者一充廷試讀卷者一知武舉者一幸太學命坐賜茶聽講者一賜銀幣者九蟒緋者二羊酒鈔錠者二蔭子爲國子生三爲錦衣千戶二而其歸也猶藏給

夫若米贍焉遣參政率州守就其家存問故事文臣一品非八十不存問公獨以功受特恩亦國朝來所未有也公其可以無憾公薨距生正德乙亥四月二十有一日享年七十有四系出龍門文中子家汾陰國初徙蒲傳五世曰榮階將仕郎配張六世曰馨鄧州學正配張七世曰瑶配孫繼孟公考妣也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配皆一品夫人配張累封一品夫人子二長即職方郎中謙丁丑進士娶史封

淑人次益官生娶裴女子三長適管錦衣衛事都督同知楊俊卿封夫人次適通判張循吉封孺人次適庠生郝承訓孫六之楨錦衣衛都指揮僉事之幹之杜之樞之模之寀俱官生曾孫二宗孫鶴孫皆幼公爲人慷慨有奇氣少時評三晉人物於裴晉公文潞公韓忠定王恭襄心嘗嚮往之而其敭歷中外也又多奉端簡公之訓以往至其掌邦禁愼讞獄宛然鄭公家法也斯可謂不負所舉矣居家孝友周貧乏之訓子孫語具家乘中茲不書謹

掇其大者為銘銘曰

維汾之水有鼎而神元經啓祚蒲坂開屯猗與少保為世宗臣方叔壯猶張仲孝友雄劍虎囊洪鍾待扣奮蹟西曹持杓北斗帝眂上略公在邊隅山有猛獸庭無猰貐天兵雷埽八陳風驅乃繕亭垣乃開阡陌戰守迭用正奇互出宿將環羅靡賛一畫牛方戀犢蛇亦銜仁戢彼左衽歸我中行冀仮王略特許戎覲五餌方施九關不閉騕褭雲騰旃裘麢至邛迂漢筴兼收魏刹公雖去鎮世禀法程

歷祀二十鳴鏑無驚豈惟鼎石亦曰干城公旣趨
朝星辰劍履正色侃言熏狐掘鼠群飛刺天冥冥
遐舉　帝思股肱詔使在門蒲輪欲駕璽墨先溫
大星忽隕箕尾誰捫華夷軫慟河山改色冢賜連
岡勛銘太室神呵鬼護墓門之石

中憲大夫寶慶府知府前浙江按察司副使

毅菴顧公墓志銘

金陵故多士以德學爲時名流者項背相望矣而
毅菴顧公獨推長者余少與公爲縞帶交迨今三

十年如一日也公既致身通顯而諸子復饒爵學奕奕負雋聲父子接袵而起爲留都勝事可旦暮竢耳而孰謂公不少待也哉公歿於寶慶之官舍子起元扶櫬南歸謀葬公某山之原手自爲狀而屬余銘之嗟乎非余誰當銘公者公少發憤下帷勤苦甚以隆慶庚午舉於鄉萬曆甲戌登進士初授比部郎時尚操切吏爭刻深爲名高公平亭自如會同舍郎諭江陵不奔父喪江陵怒且釋憾諸郎偵者日持諸長短中之公以素行清謹亾所中

屬秋慮囚公意有所縱舍而江陵不謂善也詰尚
書囚何以當醳屬公往對具言囚所以不當入狀
詞反覆甚辯江陵不能難尚書器其能一切論讞
悉咨之公爲郎六年以父憂歸服闋復補比部客
有善政府者願介紹而謁爲公道地公謝不往于
是有襄陽之命時值旱飢疫並作死者以谷量公
下車首議賑䘏民乃大悅澍雨如注飢者食疫者
瘳四方聞襄得公而襁流民就食不下數十萬人
公爲設糜五父之衢所全活甚衆郡事故劇又俗

健於訟晨起坐堂皇獄牒山積公目不再過批決
如流水聽兩造曲直如別白黑巧猾者不得譸張
爲幻訟日以衰往者姦民以裏國君爲社有司捕
之急輒跳國君所捕者莫敢孰何國君重公治行
數戒舍人兒毋數逋逃干良二千石姦民繇是愈
益衰公自居比部明習法律郡中犯者率自傳爰
書胥吏陰拱以聽而已包苴毋敢及門者葢公所
涖席在單赤以下其政術好近民而遠吏移牒條
教務緣吏而飾以儒當此時鄉大夫若士民亾不

人人誦說公矣會戍卒誅鄖陽尋毆監司開府不能制郡洶洶虞有脫巾應者公召諸將士諭以大義褎與鄖風馬牛不相及彼自作不靖以干大辟我何與焉棄綏帶之安而死是求如我民者必不爲鬬者帖然亡譁已奉詔逮首惡並殺于褎郡中復洶洶爭傳逆黨且下甲㓨因去公謂渠魁就縛餘以得免爲幸他何虞第令還者遠偵之趣加刃巳爾頃之卒如公言在郡五年擢浙江按察司副使治兵寧紹先是歲侵餉絀部卒嘖嘖如鄖陽公

鑒前事亟請發藩司帑金數萬緡給之部卒感德靡不願爲公死者帥某耄而貪漏諸戍不籍攘其貲以結當道公屹不爲動帥乃戢而楊文者驍帥也公數爲中丞臺稱其才可備緩急文後帥師征西夏先登首功則公知人之鑒哉公好道人之善而掩其過裏守備不職直指使者有意督過之公力請解而守備者輒背公人或爲公不平公如不聞也者終不以人有負而故倦施御史臺索問僚屬賢不肖狀公悉列賢者以聞非大有穢跡不謂

不肖公遇僚屬至有恩也而襄司理以穢著疑不
為公所容乘公去浙擬舊事蠱楚使者以壬辰大
計中公公聞報亟解組歸兩浙縉紳人人扼腕為
治槖中裝以行公郤不納董太史送公江滸泣曰
吾不悉使君治襄而悉使君治越也廉明如使君
而挂吏議黜幽之謂何已太宰若御史大夫尋知
謗所繇議調公而楚直指使者亦知為司理所蠱
按其穢狀下之吏於是公之誣乃大白云公家食
二年以復姓詰奏都下太宰輒調公寶慶公趍趄

不欲行以余勤駕而往公至屬歲飢壹切政事悉
以褁之治治之積勞病發會使者按郡公力疾削
牘上使者王恭人請假手休舍公曰夫牘獄訟錢
穀之繫一或詿誤責在守者而誰可假乎牘上使
者驚嘆曰我所行過諸郡縣閱牘辦悉亡如守者
而公竟以不起矣時萬曆甲午四月二十二日也
距生嘉靖戊戌十二月二十日得年五十有七公
上世居吳崑山姓顧氏大父少孤育于張從徙金
陵至父封中憲公一冡其姓歲癸巳始復姓顧氏

張氏子妻亡其貲公時爲周給不以數數爲解伯
父老而貧公損貲置產令歲收租入自給如是者
二十餘年其爲德於鄉類此公名國輔字維德毅
菴其別號也配王恭人丈夫子四長即起元以明
經選爲太學生娶王太守可大女汝紹郡諸生娶
金孝廉昺女汝朴娶金少府女汝懋娶王按察使
橋女女子一適朱太學廷彥爲別駕雲龍子孫男
一毓崑紹出聘張進士文暉女余聞古之稱人曰
良士良士而熏然慈仁謂之君子蒙莊氏則云豈

或刻情修容依倚道執非不足就其聲價而究賢
中斬然無贏餘之味其子孫可知已公温良坦蕩
動依長厚即位不盡酬才年不盡配德而以所未
盡者稟而遺之後人雖謂公身有之可也是宜銘
銘曰
維顧之先受姓于巳儷陸妃吴姑蘇趾美或亡或
微歷禩者千翳國之初從張以遷誰高其門寔自
公躬楚麾粤節蔚有民功乃復其始以報于宗厥
宗有光亦既有子翠竹孔鸞寔取寔似吉卜之從

兆此新岡太史銘之千秋永藏

後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在竹尹公墓志銘

萬曆戊戌十月二十九日都督尹公以疾終於里第所司言公功先後載　肅皇帝實錄甚具與邮典應　上曰俞命大宗伯庀器用史臣爲詞下大京兆諭祭於家卒爵三獻禮也於是公子邦富等排纂公事行來乞余銘按狀公諱鳳字德輝別號在竹先世直隷鳳陽縣人始祖榮從　高皇帝起義爲衛千户以戰死進指揮同知世其官隷南府

軍後衛六傳至昇者配朱氏以嘉靖癸未六月二
十一日而生公公蚤孤有奇志貫穿經史諳兵法
騎射舉武科鄉會皆第一榜出　上賜宴兵部命
輔臣主之以儀從送歸觀者以爲榮授中都留守
總公持廉斤斤而能察用其下省直飛輓無能先
者晉提督備倭福建歲壬子帥舟師討海寇許朝
恩斬首一百六十級奪還虜掠二百四十有奇捷
聞賜帑金癸丑從僉浙江都司事秋晉叅將分守
福興泉漳等處乙卯倭患起其擁衆來也公以所

部寡坐無功召詰對簿事尋白輒以新募兵屬公
公選驍果以軍法約束之稍不中率即斬以徇於
是烏合之人皆爲精卒矣戊午與賊戰滸嶼東洛
七磯外洋生擒二十有三人馘百七十有奇溺水
死者無筭巳未戰梅花笠中竿塘等處生擒九人
馘百二十有奇奪還所鹵掠亦無筭是役也公血
戰數十親冒矢石甲不解者月餘玄鬚𨷖海洋直
糧盡輒馳島中采稗食之三日而餉至人見公所
摧敗震一時不知其難如此也捷聞復賜金諗者

謂公斬首虜多當益封然公軍吏封者數人而公
不得封晉長浙江都司以疾予告歸隆慶戊辰
詔舉邊材言者交口材公起長福建都司討巨盜
曾一本平之捷聞復　賜金壽奉表入賀再乞歸
辛未復起浙閫壬申晉徐宿歸德叅將亾何徙守
蘇松會　今上踐阼念公功以彩幣勞之是歲冬
用司馬譚公薦召爲後府都督僉事提督中外巡
徼握環衛爲　天子爪牙貴重矣公感知遇奮曰
吾職備彈壓安得以獄市解而酣寢輦轂下邪乃

條便宜十事上之下部覆　報可當是時所援則
隱弊非一於　掖門左藏譏防尤甚貂璫貴戚多
斂手避者先是譚内召道杭公執三司禮見譚弗
悅陰詗之得公治狀歎曰吾幾失公矣坐是　廷
推首公人謂公之自守譚之知人爲兩得云公年
甫踰艾名聲藉甚一日忽語家人曰乃公倦游歸
矣曩吾在行間瀕死者且數血數以身免今至此
非天幸邪天幸不可久居乃上書固請歸日偕閭
里以詩酒禪誦自娛消揺林壑者三十年而以病

捐館舍蓋春秋七十有六嗚呼盛矣公爲人施予無所靳而非義則毫不以自點進數避不就而退則一拂袖而决威行夷蠻而與士卒相煦沫精意韜鈐而以詩禮爲干櫓故能奮跡倫魁結知　明主黃金　璽書之褒且數十下其殁也猶徼　恩卹爲泉壤光豈非生死榮哀有始有卒者哉配楊氏贈夫人先五十一年卒繼配趙氏封夫人後公一年卒子邦寵娶徐氏湖廣鄖襄參將先卒楊出邦富娶張氏繼劉氏邦定娶黃氏俱諸生趙出女

四壻文應詔徐大賓金時宜解懋卿孫心裕心祚心禛俱諸生憲出心祐富出心祖心祺定出以巳亥九月某日偕趙夫人合葬孝義村龍山之原銘曰皇矣在宥有鈇孔赫曰予耆之而武臣力公起巍科問黌紛萉一洗甲兵手剩天河　帝錫公履至於海嶠組練雲蒸鯨鯢電埽出如秋凜歸煥冬陽勲何爛焉於律廼臧　帝曰懷哉汝瘁於職惟時韡轂是捬是飭公扣　九閽冀閔若私靡欲弗從袞衣東歸大星殞精驂褭刼步峨峨龍山有鬱

其墓豐碑大隧寔象祁連子孫繩之曰千萬年

太學生李君維中墓志銘

君李姓諱應時字維中先世浙黃巖縣人洪武初名轉者隸籍水軍右衛始爲金陵人轉生通通生榮榮生銳銳生柳泉公賢配令人阮而生君爲人明睿而醇謹髫年出入無忤視余兄伯賢先生方邃塉一見奇愛之以其子妻焉君時讀書余家所嶄然擇地而蹈大都壹稟余兄教指當是時於舉業外史傳雜記汎覽精研同輩者畏其苦刻久之

念家政浩穰老人難獨任乃入貲爲太學生而以身肩之卽周旋埃霧中風素不群少年負俗者覩其檢柙往往色沮去此與古之望廬而返者相近也父母病君不解衣而侍者幾币月夜輒稽顙北辰求以身代至宅兆祠宇靡不殫力爲之處同氣怡怡無間言卽漢姜肱所篤兄弟者不啻也急人之難甚於在已宗族之貧者時割所有予之有所施責子母錢不盡酬不問甚者燬券而他助之此又與古之麥舟之贈略相似也君旣負雋才諳世

故爲人排難解紛所至悅服內而昆弟外而姻戚若鄉黨以疑事來者必爲之畫每至於族疇躊四顧寢不能寐必求無憾也而後卽安故一時疏戚無不倚辦於君其大者如大馬快船爲京師重役人當之家且立碎君與一二有識陰計之爲不惜重貲以購然謹厚甚閟不以告人迨今二役並蠲臥者帖席不知其始皆君本謀也嗟乎世之居位處軸者欲甦民之困在一舉手耳而無君之心且無君之才乃有其心與其才如君者又阨於無位

而不得試其可悲也巳君於古敦彛法書名畫特
精賞鑒中以疾棄去留意養生術頃之余與論竺
乾之宗復盡棄其舊而學焉一月之中茹素者半
駸駸乎五衍之軾可憑八正之門將入矣藉第令
天假以年其坐進此道奚疑而竟齎志以歿惜哉
君生嘉靖丁巳六月二十三日卒萬曆戊戌八月
三日年僅四十有二元配即余兒靈山令伯賢先
生女早卒繼司徒交石吳公孫女再繼戚畹永山
王公女子一之英娶京兆諸生魏文龍女卜以歲

十二月二十七日葬金陵鄉祖塋之次先期之英
手次君事行而屬余爲銘余觀古之砥行立名者
不少矣而類多有意爲之君之馴行殆天所篤生
庶幾傳所稱不爲浮慕不爲詭持者而流風醞藻
又足以文之是與古銘法應矣乃爲銘銘曰
衍厥後能拓其有匪特以守示厥詒大爲之基復
培以菑其殖寧其藏孔固我爲銘之維兄子之故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

墓志銘

江西饒州府通判龍岡黃公墓志銘

公姓黃氏諱尚質字宗商別號龍岡先世廣東惠州府和平縣人國初徙閩右實金陵始爲南京水軍左衛人自余髫年出入里閈時共推爲賢者有三人焉其一人曰禮部尚書郎李公維明其一人曰余兄靈山令伯賢其一人曰公三人者隣辟雍而居相去僅數百武學問游處亡一日不同其篤

朋友敦行誼攻文學名於一時學者見此三人無不親就而尊禮之嘉靖戊午公與維明並舉於鄉壬戌公以選人謁銓已維明成進士留京師余兄亦拜官嶺南乃稍稍散去初公之謁銓也得四川劍州學正丙寅晉南國子監博士隆慶己巳以京察左遷江夏丞兩閱月遷爲峽江令萬曆癸酉晉饒州府通判以歸歸二十有四年而公捐館舍蓋至是維明伯賢之逝久矣余未嘗不歎耆舊之凋謝而爲鄉國之典刑惜也公爲人眞樸而廉謹秋

毫之端不以自緇故所至居必見信去而人思之於劒州則精覈賢否勤於程課教有常矩士知嚮方甲子校文闈中得今御史大夫溫公置之第一人倫之鑒上下歸之至若掛巴州繕城守劇盜引去一郡得完監司使者咸器其能於成均則臨以貴權直道有立旁多獷悍教條必行介性所至觸禍亡悔於峽江則流移來歸寃抑盡雪還忠臣之後於厮養却漁父之金於暮夜卽投檄歸久矣而士民載德猶以時問訊於家大氏公所煦沫者在

單赤以下而人所齮齕者在均敵以上故再罹讒毀弗克顯融此無異繇近世善宦者率厚結黨援巧相引納而公孤立行其一意或外自藩飾虛聲少實而公孜孜勤恤民隱不爲空文或顧利冒耻恬不知止而公稍不如意輒毅然引退蓋南都士風往往有然者而公其尤也曩一朝士語余曰君鄉人嘗未諳作宦譜邪余應曰吾鄉獨諳作人譜耳聞者歎以爲然嗟乎貴富去來如反覆手世之挈挈枉義以覬幸於偶得者亦豈能長有之哉

即見謂爲迂濶不足以趣時合變而所全者大矣他復何憾善乎維明之論公也坎坷婁更亡真無改而余兄伯賢則謂其入汙泥而不滓燎燥火而不焚直以方之良玉鄉人士至今傳之以爲篤論云生正德庚辰六月二十五日卒萬曆丁酉十一月十六日享年七十有八高大父諱玄保曾大父諱勛大父諱子隆三世隱德弗耀父銳湖廣邵陽縣學教諭以公貴封脩職佐郎南京國子監博士有文行言家教者宗之妣李氏配徐氏丈夫子三

應登娶別駕吳公女應仕娶余兄伯賢女應升娶
文學王公女登仕郡諸生女三長適縣令董公子
昌胤次適都督尹公子邦定皆郡諸生次適太學
歐陽公子澧孫男五體仁敦仁依仁純仁登出居
仁仕出孫女二婚字皆仕族登等將以巳亥正月
三日塟公大南鄉花樹山之原而屬予志且銘之
予念公事行見於邑志者具矣茲次其大者銘曰
於利靡繼以著其惠於權靡徇以篤其義我德則
良孰曰非遂航與其楫車不授綏有命自天斯又

曷悲繩繩後人尚演厥施

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守原王公暨配宜

人胡氏合葬墓志銘

公與余交最善且久其卒長安邸也余馮而哭之

爲經紀其喪嗣子邦彥迓以南還將卽玆萬年之

宅非余志之而誰也公姓王氏諱懋德孫其字鄉

人稱守原先生世家蕪湖考濟配某氏以嘉靖丁

酉四月五日而生公少惺憁不羣十五補諸生甲

子舉於鄉寔與余同籍錚錚以能文爲奕輩行矣

少失怙事母有至性處伯仲退讓有恩禮仲丞之歿之日哀毀特甚與伯氏子分異產聽其自取而逋負身任之曰彼幼無相累也已復減己業之半給之曰彼衆無相失也嶋兹濱大江賈人雜遝俗靡甚公請當道創精舍以爲會所遷學宫以作士氣自是駸駸知向學云公精制舉業謂一第承蜩耳顧數上數報罷萬曆癸未謁銓典銓者試第一得湖州郡丞甫至武康民變兎監司以屬公公單騎入下令曰毋懼弟自陳所苦吾爲若釋之賊皆

羅拜即日散遣去烏鎮一豪猾勾引鹽盜恣睢里
閈間莫敢問聞公名自縛請死公獎其能悔縱之
歸卒爲良民過淫祠見僧蹤跡詭甚意動亟使索
之得婦女衣物即杖其僧毀其祠公之芟夷非類
而衽席其長老甚具會大計郡人以居間不獲中
公左遷陳州民無不涕泣送者陳俗纖嗇而武健
公至先獎進文學示向往歲侵斗粟千錢爲發廩
作糜大疫爲設醫藥所全活甚衆巨盜張刺陰事
持吏短長所不快立中以禍公廉得實即白當道

遣人縛豪豪拒不出薦紳爲豪關說日以百輩來公乃爲好言聞若犯令甚數若細人耳何至是葯出吾爲力白之豪喜詣公遽捽置獄中竟庾死徒黨屛跡吏民以安庚寅遷彰德府同知是時天子封介弟爲潞王道出彰德彰德守牧圉之弗捍一切倚公公毅然肩其事先期調　王左右陳說利害從者盡說服至之日郵傳供億省以數萬計公舒緩詳雅不動聲與色而一切治辦大氐此類　王之國適衛太守以罪去從官縱横郡中爲

民害當道無可奈何則以豪檄公衆聞公來驚曰
是前彰德王公者耶即不逞勿令丞公知比至已帖
息矣居恒官方人瘼與革利害往往精探其繇上
官有所咨問或不待咨問而公自發其端靡不曲
當顯重用事者皆引公自助其名聲喿一時以此
無何內艱訃至哭欲絕奔還竭力襄事經三年仕
宦之意遂絕燕令葉君浙人也悉公治湖狀爲具
橐勸駕不得已強起復除衛輝丞衛公故所拊循
地百姓聞公再至喜甚而值歲大饑人相食　上

大發帑藏遣鍾公化民爲救荒使者使者至則盡以屬公公是時起白骨而肉之心力耗敝諸所調劑究至中事窾所過輒署數語志梗概歸報使者使者大說命工繪爲圖而以所署語系其尾轉聞於朝　上嘉使者功而公亦益蔚著晉補刑部員外郎無何奉　簡書慮囚北平公奮曰囚當死數也　天子且不忍死之以屬我我何以稱塞百一得牘晝夜自披閱務求生端爲之平反活人無慮四百有奇故事諸曹所上牘不比法廷尉平得駁

放公所上無駁放每一奏至爭傳寫以爲程謂二百年來所無者歷寒暑始得還少司寇呂朱兩公大才公爭欲得之守其郡而公業已病矣余是時有校士之役比出闈一再握手而公卒時丁酉九月二十五日也余與潘君去華躬爲含斂俟其子至授之未幾而余且以罪廢嗟乎德孺與余年相亞地相望立朝先後相若比公卽世而余亦罷歸里居藉令公於今在也必有以開余者而不可得矣大抵公性炎敏而貌則雍容動止自矩大節屹

然不可動而即之若春融與之語皆了了而氣不溢其純懿開明吾黨鮮儷或謂公所爲淵雅自天植又謂公陶汰於師友而反之性情之間粹如也庶幾能名公者哉公卒踰三年爲歲庚子某月某日邦彥將塟公與配胡宜人某山之原屬余爲之銘宜人賢婦也德不愧公公壽六十有一宜人壽四十有二子一即邦彥蕪湖縣學諸生娶李貢士女女一歸端中丞孫諸生汝洛孫一胤祥聘後太學女孫女一許聘姚大行子一爹銘曰

謂公儒兮而吏則良謂公恂恂兮而謫則臧蓋進也有裨於國而退焉無愧於鄉偕厥妃兮于茲永藏過者式兮余銘也煌煌

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尚寶司少卿雪松潘君

墓志銘

自吾師天臺先生倡道東南海内士雲附景從其最知名者有蕪陰之王德儒芝城之祝無功與新安之二潘潘之字朝言者既以絶世之姿不究其用於時以歿而與吾輩遊獨去華氏爲最久當是

時自天臺教外旁出一枝則有溫陵李宏甫去華
益師而嚴事之吁其盛已去華諱士藻學者稱爲
雪松先生世居婺源之桃溪家爲仕族嘉靖中少
司馬珍若旦少司空希曾大司空鑑大司馬潢鼎
盛一門郎崔氏之重𥨊累戟不足多也君父澐以
君貴贈如其官母胡封太宜人君舉萬曆癸未進
士少以孝友顯鄉里已以直諫顯朝廷乃仆而起
起而爲衍邠官禁近稱顯融矣而卒邅迴不調以
朂以彼其志曾不究百一而又太宜人年餘八十

子職未終宜君之不瞑以歿也嗚呼痛哉君爲人
磊砢有大節與人言必盡傾望而知其君子也而
尤自負人倫之鑒所至必交其長者每得一人推
輓之使盡其用而後已其人或顛躓瀕於危人皆
引避或陰擠之君必反覆疏雪以身保其無他以
故君坐㒼常滿朝廷之上莫不爭知去華者憶君
始舉進士一日過余曰余於同籍得二人問之則
遂左蕭君汝芳臨沮魯君點也後二人爲郡縣錚
錚有聲皆以殫項受奇禍君又力爲辜復今二人

皆知名於朝爲賢士夫者君力也其司理溫州也衞公承芳爲守與他丞倅皆賢士君與之喁于唱和若塤箎然而郡事大治别駕王貧且死君賑其孤又移書學使使祀之鄉賢祠其與人交有終始皆此類君以戊子徵授御史廵視北城有二閹閑出宮門戲良家女婦干掫者執之輙羣閧而奪之去君謂若好出對簿行脫汝矣不聽君移文司禮司禮以聞　上恚曰東廠職何事而事自外廷發邪命杖二閹斃其一自是諸中貴洶洶思必覼而

大璫職東廠者亦以故銜君矣屬以火災陳言大璫微摘君疏中不可使聞於左右近習語以激怒
上謂君歸過賣直　上怒甚幾欲杖之廷竟落三階調邊地於是得廣東布政司照磨以去初君之被徵也賂余南都余謂君必爲諫官爲諫官要在培植人才許與氣類無事翹翹一鳴以塞責也君首肯余言既至都授御史君方錯綜時事冀以次第上時鄒君爾瞻里居獨心異其不言既而聞君蒙譴乃歎曰眞吾友也噫余方以輕擲戒君而

爾瞻以速去服君何邪雖然當是時中貴之燄未
甚熾也使君說得行內廷累息安得驕楊擁掩以
豪奪吾民至此哉乃言之未用而弟收其名明乎
非君意矣辛卯始改南刑部照磨爾瞻亦自銓部
調至旦夕相與講學問政意甚驩也壬辰晉南吏
部主事七月改尚寶丞君旣以讁猝起爲中朝所
屬目又性侃直覩時事輙扼腕不平權有力者始
思中君故君官尚寶久不徙獨關西李敏肅公深
知君謀於冢宰孫公調之吏部而君辭甚堅㚒弟

舉南中名流自代若前考功郎蔣君時馨今尚寳
卿劉君日升尚寳丞葉君茂才皆矯矯推重一時
其它多未易悉數方君之辭吏部也李公曰固知
公不欲然士論所爲屬公者以此君正色曰公直
以不欲吏部郎知我乎李公以此益賢重君癸巳
晉司少卿尋孫李踵去知君者益少丁酉秋德清
李京邸君與余治其喪而頃之余亦以讒罷時權
有力者以余故齕君益急君益爲余不平亡何其
人卒敗去而君意且倦游矣庚子夏以册封奉太

宜人猶居留都與余及無功聚首時覺君宇間有病色然議論英英猶映蔽數十人不意其遂不起也至十月二十有九日竟以疾逝嗚呼痛哉余坐疏戇見廢於時獨意君沈厚可屬大事乃哭德孺曾幾何而無功與余又復撫君尸治君喪如德孺其可惜也巳今歲宏甫以誣被逮死燕邸余既不能奮飛而相知者率陰拱而不肯援使君而在亦豈至此極也嗚呼痛哉人世浮雲須臾變滅唯知命者不憂與立德者不朽余與君其又何憾初所

先生之學人疑其異指君獨取會心者剩而用之以自名一家昇歙間多盛傳之者雅嗜讀書聞賢人君子之言行與時事之大者動有紀述嘗見其數鉅册於几間君輙自掩避不欲遽傳也今行世者有闇然堂雜集詩文集周易述若干卷亦足見君之大都矣生嘉靖丁酉八月廿五日距其卒得年六十有四配汪氏封宜人子四師魯爲鯤泰衡兆鰲爲鯤泰衡詒生女三壻爲胡有敬張承叙董大臨孫一嘉生師魯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

山之原而丐余為銘銘曰

聖言浸遠罕究陳世儒秉之雜僞眞硜硜者流局前聞空有互鬬紛以綸疇勇如君廓其源犴苞絕異眙孼昏驅除異論如蚩蚩日月皎皎開浮雲有書載之垂無垠世如不信眡茲文

游擊將軍貞菴吳公墓志銘

萬曆庚子冬貞菴吳公有子曰必登以余里居手父執田將軍所爲狀泣請余曰先將軍已矣以是歲某月某日瘞某山之原一二遺行不列諸毳石

無以托弗朽幸先生志而銘之公游余中表崔先
生之門雅相善也安得辭按狀公諱邦正吳姓字
元德貞菴其號也上世鳳陽府泗州新安鄉人初
祖諱奴于從　高皇帝定天下歲久功多授瀋陽
左衛正千戶階武德將軍傳數世至北樓翁諱洋
舉職效才以廉幹見推公父也母黃封太淑人方
太淑人有身夢麟鳳入庭欣然語北樓翁曰若生
兒當大吾門已乃生公公長身疎髯動止自矩七
歲時通孝經論語十歲能文詞塾師大奇之尋以

北樓翁解官勉受世職改習孫吳兵法過目即了
大義史傳諸書靡不曉解爲文數千言援筆立就
而又饒膂力精騎射有名於時庚辰中武舉第晉
指揮同知大司馬器其材選掌金吾衛事調小營
把總晉新江營坐營特奉　旨加都指揮秩迨令
江營得與內三營同體統者蓋自公始戊子晉神
樞東備兵坐營時　上御六飛大閱公騎射擅場
　天顏喜動即擢中都副留守以寵之公迎太淑
人就養宦邸及部兵入衛慮北地非老人所宜以

朱淑人奉太淑人歸而獨跳身率所部營造天壽
山事竣賜彩幣表裏者三繼晉薊鎮東路南兵建
昌營遊擊將軍薊鎮外抵塞而內護　陵寢鎖鑰
天子之北門者也公至明法令遠斥堠蒐士卒
以備七月虜訌義院公率兵直前奮擊虜三十騎
殲焉鹵獲無算軍聲大震自是一軍更喜得南將
謂戚公繼光以來一人而已惟是信地東西千里
而遙三隅設營而公握兵爲中權三隅有警皆救
是冬石門路烽起公擐甲率步騎馳二百里至備

兵副使以六十里至乃不虞地之遠近而以遲緩
爲公尤公始意不自得矣先此此虜酋長昻不逞率
仗屬夷張武烈等三十人爲導邊人日思埽除之
未能也公大布威信武烈等漸慴縮無敢犯一日
公計張旗鼓犒前三十人者而擒武烈斬之一方
敉寧公自謂可藉手報　上恩已而同事者攘其
功萋斐紛如公歎曰今之仕宦者壬夫得塗善人
辟易矣乎終不能諂壬夫宦而愧於志因决計歸
當事者始悔知公晩而又以掩其功爲愧故彈章

上復有疏留者公語人曰吾功伐在邊陲公許在
士論即調官何傷顧母老矣釋此不去吾懼雄露
之先晞也會太淑人喪以歲乙未孟冬奔還間關
五千里至家拊棺一慟幾絕然哀甚而務致於禮
二弟析居時分俸以給姻黨中婚喪不能舉者輒
傾橐周之歲時諸子羅拜堂下訓以內政惟謹南
都佳山水仕歸者多飾輿從爲游閒歌酒歡公角
巾私第獨以墳籍自娛比鄰老友笑語移日無賢
愚煦煦相得也而一日中風疾以卒傷哉公生嘉

靖甲辰七月二一日卒萬曆庚子八月五日年五十有七配淑人劉氏繼淑人朱氏丈夫子七必登娶周氏必健聚黃氏必俊娶尤氏繼王氏必偉娶吉氏必過必延必連俱幼孫五人兆京兆中兆新兆起兆元人亦有言種木自芘種德自昌崔先生慎許可獨與吳公之爲人迨夫宣力王事被構而歸既詘於用矣而有子七人長公負奇氣虛蔭不襲餘且耆學烝烝方駕而未已也以此淩跨曹耦而協光先業當無斁者是可銘銘曰

矯矯吳公兮噫用詘才崇兮噫志士固窮兮噫子
孫其通兮噫彼屋隆隆兮噫

太醫院吏目面山金公暨配江氏墓志銘

面山金翁春秋八十時弟全州君甫嘗請余文爲
壽迄今四閱歲公力行善不倦囘視曩所稱無愧
色未幾全州君復函兄子有馮所爲狀來請銘嗟
乎余雅推公長者而今已矣銘其曷辭按狀公諱
弁字子依一字子順别號面山例授太醫院吏目
世居休寧汪溪里國初名譯者博雅多幹局與趙

東山朱楓林齋名　高廟特名見授縣丞不就歸作遺安堂以見志王大父芝芳大父璽隱德不耀父德顯以全州君貴贈徵仕郎騰驤右衛經歷司經歷公其長子也爲人孝友慷慨有奇節八齡大父日疾父商淮北久未歸家且落公毅然有恢復志十一從父學鳩茲亡何父歸省意戀戀不能出欲以殖業付公時博士業當就不難棄去而承考志獨計曰翡翠離越而貴章甫入魯而售者得其地也自是定居鳩茲轉徙荆襄吳越而北輸於燕

家迺日起云一衣食輙念兩老人不釋擇新而時者亟致之恐其晚也及服御皆人未試且嘗者一日謂全州君曰重闈並老我輩蔦無俱出理曷迺歸省俾膝下有承驩乎辛亥父歿王父垂百齡公哀毁中不廢色養踰明年王父又歿當是時心憒形羸矣及營葬必備極工力爲久遠計即垂老扶杖松楸欷歔移時乃去公之篤孝類如此全州君幼公絕愛憐之拊摩備至嘗病疫有諷其異室者公不爲動頃之全州君愈而公病意無悔也而

公亦竟安事從兄冠如父巨細稟度待從弟若弟子一依於厚妹歸朱早嫠拊二孤不遺餘力家譜牒多軼公斷自始遷蒐次編輯繩繩繼繼開卷瞭然合族人創大宗祠脩復遺安堂以祀小宗春秋之儀一準諸古搆精舍置義田羣子姓講藝其中金氏之文學自此蒸蒸盛矣嘉善顧九槐以金五百屬公而息之會倭變作公避歸而顧隨歿明年以金子母還其家諸子愕然曰無此金也相讓者久之乃受四十未舉子媒氏謬以他妻進旣覺其

夫業持金錢去公惻然曰吾縱不如古人然何以
鬻子難納人婦哉竟還之置金錢不問乙亥浙潦
田苗没或竊高田苗種之相爭無已時公乘輕舠
羅穀他郡歸以遺爭者衆大慙而止庶幾管幼安
之風焉戊巳歲復大祲饑莩載道公計活之而托
之脩壠墓興工作散者累千金嘗歎曰錢者泉也
彌汲則彌新彼壅以爲有者如窒其源而冀流之
增不可得已於是鄉人稱金爲德門謂善積又善
施也性倜儻剖斷如流語出人人謂得當間或兩

相構而䝼眦有不之縣大夫而之公者前後縣大夫歲時存問賓射逆三老泮宮必首公五十失明迨七十雙眸烱然見者歎以爲孝弟之道通於神明信哉丁酉歲六月七日公不悻輙命遷正寢歷十三日而逝弔者趾相錯於戶曰善人亡矣配江梅田人慧淑婉嫕事舅姑以孝聞全州君方半歲取於姑氏沂而襁負之卒以有立公家庭雍睦白首無間言內助之力居多爲公置側室生子喜不啻已出及見孫則又益喜嗚呼此亦詩雞鳴小星

之誼已先公四年卒公生正德甲戌十月二十日
卒萬曆丁酉六月十三日年八十有四配生正德
丁酉十二月十五日卒萬曆壬辰七月二日年七
十有六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某山之原子二長
卽有馮太學生側室黃出娶貴州參議汪公垍孫
女次有翼太學生側室張出娶朱方丞鉉女女一
張出歸程理問本寬子惟浩孫四武孫善孫桂孫
岳孫孫女五長歸程文學懋功子光兗次歸汪孝
廉泗論子咸穆次聘汪中丞膴蛟子元懋余竊感

搢紳學士誦詩書懷印綬而剸刄於人腹以相龍斷者不少矣公也生能樹德殁不辱名卽浮湛烏倮如端木貨殖齊魯而仲尼與之弦歌不徹也又奚愧焉余故不讓而爲之銘銘曰

江若帶兮山爲礪日月躔兮蛟龍薈公一歸兮玄宮閟冠履藏兮千百歳我爲書之照來裔

趙翁仁卿墓志銘

翁諱宏字仁卿宋漢王元佐之裔十二傳至不劇從高宗南渡居海陽之南閩覩疆宇日蹙意常憤

憤竟舍宅爲黃竹寺今遺址猶存嗣是必贊中制
科官轉運而子良棟良佰省試兩魁其倫邑之言
科第者首推之二十傳至繼宗娶婦雲溪因家焉
是爲始遷祖又三傳生惠惠生浩翁父也翁生而
嶷然莊靜動止自矩出入里閈無惰容里閈亦無
敢狎之者性孝友於兩尊人備極色養而事後母
不異所生人尤難之誠度恢廓不設城府與人言
輙見肝膈而閑有細過又深爲避匿以此稱爲長
者少讀書績文不問家人產然與主司尺幅相左

若數也尊人故以鹺起家一旦歿而翁實爲家督不得已乃棄儒董鹺事他賈人率要藪重錢心計及毛釐而翁文儒不習持籌事且性慷慨人以緩急告靡不應應即忘去未嘗按券而責負也由是義聲藹藹閈邑中而先世貲强半落矣翁不少爲動弟撫仲子時用曰黄金滿籯不如一經吾知所爲亢宗計矣仲子生翁年業五十然不以愛而廢嚴耆令從外傅遊歸必自爲程督之一字不即解必旁引曲證了其大義而後止時用髫年能通曉

書旨人多奇賞之以此及客瓜渚令就師廣陵潤州間度歲所入自裘飪外輒盡於脯贄贄故時用文日有名亡何登賢書而翁喜可知也晚歲猶善飯每夜親燈火如少壯時書多手抄與客談笑慇勤杯酒間意豁如也同里孫希大以學行著翁與相友善往往從里中比肩而行鶴髮相映見者羡之曰此何異香山洛社中人乎一日病諸子以藥餌進翁曰藥詎能活人耶而翁脉且絕矣遂不起時庚子十月十有一日也距生正德甲戌正月二

日享年八十有七配程氏繼朱氏先卒長子時發
程出次時用丁酉舉人朱出次時璧時珏側室出
時發娶程氏繼劉氏李氏時用娶汪氏璧珏未聘
孫四應熊應麒時發出應星應岳時用出卜癸卯
某月某日塟邑西石人之原時用自爲狀而以墓
門之石見委余謂翁潛德幽光當大發於後昆㪽
璽書表其隧道蓋有待也而何事余言辭不可乃
先爲之銘銘曰
趙姓之裔開國維漢華胄遙遙有植其榦一奮制

科玉牒之標亦有兩子踵魁其曹根株既茂必繁其枝隱德乃興式是孝慈其孝伊何埒美休徵其慈伊何貽子一經麃裘既勤豐年可擬公侯之後當復其始我銘於幽以俟他年璽書焜皇賁此新阡

廣西桂林府全州同知金君子公墓志銘

子公金姓諱甫海陽人子公字也拜騰驤右衛經歷已而晉貳全州未任輒投紱歸夫既列仕版矣世不稱其官而以字行謂夫聲不中其實與官不

滿其才蓋惜之云爾君與兄子順皆以孝友名誠
心質行粥粥若無能者顧中藏幹略足以映蔽數
十人徐而叩之不盡義不苟取自奉爲窶人子所
不堪而人以急告輙傾橐不少靳平生不妄與人
交一脩僑札之分則在久彌篤予與君往來三十
餘年所得於君大都如此蓋予家食時君命其長
子有鎔從予游予已丑登朝而君適至以爲參軍
雖散秩亦求擧其職而已何自非薄爲於是捐貲
以新廨舍揆纘以遏軍士盭敝剔姦百廢具擧諸

所學甚亦稍稍稍微見其能而一時名聞公卿間藉

甚潮考得封其父母君即葬制而歸喜曰此可不

負吾出矣廹去參軍三載衞人追思之不置刻石

頌德亦異數也初君以親故弃儒而賈賈於越賈

於楚已又賈於燕皆禀之伯兄子順無間言無私

畜廢舉間在忠信不欺使人縱疑之不屑屑權子

母而歸之者如流水十年占所進貲踰其舊數倍

伯兄中年皆家事一决於君雖客數千里外飲食

衣服必與同之伯兄未食且御弗敢先也全州命

下多勸之往者君曰吾徼恩綸報先人於地下業非始望所及且伯兄老矣吾復安之歸而與伯兄處者四歲而伯兄卒君方孺子哭無已時又四歲而君亦卒嗚呼痛哉君幼游於賈人然性喜讀書於醫療堪輿家言爲尤精所在必交其長者僶僶唯諾逡逡如也而耆義如渴赴人之難振人之困一呼即應不避水火終其身如一日倣義倉爲貸穀法里中人至今賴之歲饑師范文正遺意與塋墓之役特畚鍤者日數百人寓賑於傭三歲乃罷

所活人以萬數曰微金公吾屬如何矣騰驤衛指使以侵餉庾獄中心閔焉爲代輸出之然竟未識其人也所歷吳若越若燕或爲粥以食或予椑以斂或立阡以瘞無處無之他陰爲人地而不使知者不可勝數後伯兄朁七十時兩目劃然復開人皆曰此君兄弟孝義之報也予觀漢于公高大其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曰我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李郃爲候吏漢中和帝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館于郃郃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爲漢中守而郃猶

爲候吏人卒莫之知也君以碩德長材沈于下僚冗秩不及施用而被其德者或歸謝君君色爲之赧趄避不與言其隱德如郤而純心無後冀又過于公是諸瑣瑣者何足爲君道哉然撫其一二亦足媿世之口惠無實者故予不得而略也君之炊爲萬曆甲辰九月十有四日距生嘉靖壬辰七月六日享年七十有三配汪氏封孺人子一卽有鎔側室鮑氏子三有華有蕃有馥鎔華蕃太學生鎔娶胡氏華娶朱氏蕃娶朱氏馥娶汪氏女二余嗚

雷許特高其壻也孫男四洵郡諸生娶汪氏策

朱氏鎔出鰲孫華出載孫蕃出曾孫一弘達洵出

有鎔等以某年某月某日塟君某山之原而屬余

以志銘予嘗銘其兄子順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

焉銘曰

以善人爲易則孔氏不得而見矣以善人爲難胡

君兄弟之趾美若爾後人勿怠勿止以嗣前人之

軌

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午橋徐君墓志銘

君諱尚斆字誠伯廣東南海縣人世居省會太平橋別號午橋居士考佑弦起明經爲寧都縣訓導妣王氏生嘉靖壬辰十月二十有七日卒萬曆丁酉五月六月得年六十有六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子萬壽歲甲辰由縣諸生肄業南雍持廷評陳公某狀屬余爲銘按狀君性夙惠髫年以朱氏詩補郡學弟子員於業不皆而工文譽藉藉冠一時嘉靖丙寅試高等餼於學隆慶改元與弟尚徽同選恩貢士以嶺南雙璧稱焉三試不第訓

導公命赴銓得直隸和州同知州介江而並畿內
號難治君敏練溫夷常兼其長之勞而不見爲侵
念江防爲專職募精卒謹候徼賊發必得是時民
露積田間行者齎重物夜出無犬吠之警君力也
滿考晉兩淮鹽運司判官行之日士民留不能得
爲祠生祀君鹽運司目爲利藪君處脂膏而能不
膩會河水溢相當事者畫策禦之水不爲害部院
上其功於朝奉　欽命賜白金二十兩仍書河堤
懋績爲額以旌之上官莫不傾嚮君一日獨念曰

親耄矣卽三公可易吾一日養乎遂投牒而歸君
事親不以老而自弛撫弟甚慈而有恩親友遊從
一不爲忤遇之者多躁釋而心醉有長者之風雖
囍於子而訓之常勤旦夜課業必得其多寡生熟
之數爲喜怒董勑之節故其子也才聰如君亦可
以無憾已配黃氏側室薛氏陳氏子一萬壽卽丐
余銘者韓出娶太學生陶格女女二長陳出適番
禺吳應旂諸生次韓出適陳幼習銘曰
羊城之山氣所萃也盍如春溫辟魑魅也君子憩

之百福會也以庇爾後人俾永無匱也

范長君本禹墓志銘

余少舉於鄉與范方伯淶同籍方伯行誼伏一時余蓋嚴事之頃余負疴巖居范生樸以贄至則方伯公之猶子也將以壬寅某月某日葬其尊人於某山之原手黃門祝公狀屬余爲志銘按狀范長君海陽林塘里人也諱濠字本禹先世名某者仕唐爲宣歙觀察使久之留家焉凡新安之范多本觀察公而徙林塘者自某公始傳十一世名銓以

鹽筴起家有隱德配程碩人生長君少警敏甫踰丱讀書能屬文時方伯褒然負雋聲長君奮而與相甲乙矣會父病橐稍稍削又收責者麇至長君歎曰丈夫何所不托跡而戀戀管城子乎輒棄去之淮陰因故業而息之乃父病浸劇於是不解衣而侍治竆百方竟殚毁瘠骨立幾不勝喪亡何母又病日籲天求代迨歿庀塟如前喪鄉黨嘖嘖歸其孝矣長君雅不問家人產而益以禱祠醫藥千金之著日損乃發憤挾母錢走淮揚吳越踵白圭

計然家言而操其奇贏適有天幸可十載而訾大
拓長君晨起貾僮幹勞佚會計出入即時時跳身
林樾間斗酒自勞擊節長吟傍人莫測也長君以
精計忍詬饒媮衣鮮食絕不御纖嗇壹如居約時
顧于祠祀賓客有加禮饑者賑殣者藏貧交疏昆
弟以緩急告至再折券無倦色故環范氏而里者
頌其賢方伯最慎許可矣於家乘特立傳以表之
以此間爲詩與赤牘季斐亹有致有印石山人集
若干卷藏於家配某氏舉四丈夫子各因其材成

之曰棫曰梠俾仍世業曰樸曰槺教之書並爲邑諸生長君生某年某月某日卒某年某月某日得年四十有六樸之言曰不腆先人爲家方伯所與而知吾子之不鄙之者其臭味也故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世以儒賈君以賈儒蓋君爲德於廢箸而世發冢以詩書咨嗟爲銘貢此幽壚以永爾千百年之廬

昭武將軍上輕車都尉叅將田君墓志銘

君姓田氏諱應元字善長先出山東城武縣國初

諱興者以材略爲湯大將軍慕士累戰功授錦衣
衛尉守禦鎮江晉水軍右衛千戸世著籍金陵始
於此祖諱勳千戸以君貴贈昭武將軍祖妣倪贈
夫人考諱表京兆諸生封昭武將軍妣汪封夫人
君少雋爽有奇志從師受書冀以文學拓跡會大
父老嘗代於是啓蔭得太公孫吳之書誦讀竊日
夜不輟文聲日起入武學丙子會薦大司馬翁公
日此奇士也置之高等明年襲祖職兵部會考第
一人南還當事以浦之船政委君浦人以爲能庚

辰登進士授吳淞總參鎮帥中軍事蓋吳地瀕海綰島夷之轂君蚤夜飭厲條備禦七策上之總帥張公鑿鑿中窾一時制府監司無不目屬君矣亡何御史按吳時傳寇内訌遠近洶洶御史舉以訊諸部諸部錯愕不知所對君從容條畫甚具御史大奇之曰總司受事未浹歲也而年又最少乃能爾耶自是令下當議咨詢必加焉當是時諸部森立踊企非不見為枘背捋於君部使者撫臣首薦於朝内閣閻河南管局捕事歲凶攘敓蜂起前任

者郎斗粟輙論以法君至歎曰民爲饑所驅柰何
以深文治之令非傷人及羣聚者不問於是盜盡
解散全活數萬人中丞大喜謂得君晩上其事晉
遊擊將軍分守劉河時聞太夫人病君堅辭歸養
兩臺諭以非例及　命下而聞訃君哭泣無時水
漿絕不入口貽武公泣曰汝獨不念我耶君意悟
徐就湯飲襄大事中丞余公檄君之任君上書願
終制解兵柄中丞勉留再三手札劢午而貽武公
又時時趣之君不得已起視事甫至簡師申令爲

桑土計加毖不斤斤以法繩下而拊綏擊斷人人感厲咸思一當寇自効然終任四年閩境熙恬無論萑苻之儆即鹺販不逞無片帆窺劉河者前後薦剡十餘上大司馬奏錄其功晉秩参將於是忌者始側目思中君矣亡何鹽使者采蜚語論列閩者相顧愕眙欲白撫臣留君君峻拒之乃已語具王相國所撰去思碑中既而鹽使者以指摘非據獲罪君得量移復任河南都司前此武臣列白簡絕無獲留者於此可覩君之素矣是秋君統宣武

等衛卒北防事竣論逐虜功　欽賜白金十兩時
以勞瘁致疾力求解職歸君既抵家疾良已乃以
居旁隙地築小園屋宇亭榭整而不麗草木秩植
有列鑿池置小舟日奉貽武公及諸父遊泛其中
不出戶庭而時放於山砠水涯樂可知已丁酉貽
武公患脾君旦夕手調藥以進溽暑汗淫淫下貽
武公止之曰婢幸可使兒何自苦爲君曰烹藥火
有候非兒弗任也自是脇不及席者帀四十日及
李柴毀覩太夫人有加喪塟成禮庚子服除與鄉

先生十餘輩結社徜徉林壑間有薦者君感之而不遁謝當道知其意歎曰吾乃終不能用田君矣甲辰秋遘疾踰春竟弗起傷哉居恒不營生產曰人生衣食外皆長物也自奉無所芬華惟祀與養則志物兼至歲值　聖節必束帶焚香禮闕十餘年不廢祖父母忌祭愀然如接者語次或及貽武公輙嗚咽不自禁一子二姪撫之無兩擇師課讀親爲考校文義日暮必與二弟小酌談說平生花月之夕則召同宗歆燕無不盡意蓋君尤以族黨

之行爲鄉人所推不獨兄弟能相友也族人或索錢不能應解衣付之歲至三解衣族人知其貧乃懟而止性不喜殺有饋以鮮者置之水久之魚鱉蝦蛤蠉蝡盈瀆中矣晚節益向意梵學病中荅客書有云猶冀小安了此大事蘄令君而亡恙也如王彭輩豈足道哉君生嘉靖甲寅二月九日卒萬曆乙巳正月二十七日享年五十有一配黃氏封夫人側室王氏子一善生王出聘臨淮侯勳衛李公孫女善生將以歲九月二十日奉君柩葬某山

之原偕其叔以解參戎狀謁余爲銘銘曰

彼華者冑系兗東迨茲將武乃奮庸矯矯高步多

英風吳會夷門大造蒙兵農底定乘膚公飛章疊

上聞　帝聰角巾歸第何從容爾材則裕齒未豊

北𨚫新阡馬鬣封慶流苗裔奚必躬我銘貞石傳